

永远的一条大河

□ 晓 光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艚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几十年来，这首脍炙人口的《我的祖国》，始终回旋在祖国大地上。今年夏天，我家社区的露天电影广场又热闹起来，楼上传媒大学的一位大一学生对我说，“放电影《上甘岭》时，‘一条大河’的歌声才刚刚响起，广场上的男女老少就不约而同地跟着一起唱起来，那场面真是太让人感动了！”

一位记者朋友今年去台湾采访，台北一位67岁的老人对他说，“我最喜欢的一首大陆歌曲就是‘一条大河’，几乎不必再唱第二句，你就会感到这位作曲家是多么热爱这片土地，多么热爱自己的祖国……”

是啊，作为作曲家刘炽先生的一位忘年交，他生前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总是不断地有人问我，你是怎样写出‘一条大河’的？这让我怎么回答呢？似乎只有和我有共同感受的人，才能理解我对祖国的这份感情。对祖国的热爱，决不能是你爱我，我才爱你的商品交换，而应该是一往情深。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我也曾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屈辱，但这一切，从没有动摇过我对祖国的热爱，因为祖国永远是我心中的一条大河……”

刘炽小时候家里很穷，父亲失业后，才刚刚9岁的他就失学了。因此，他不投奔革命就没有活路，不到延安也就成不了大作曲家。

刚到延安时，由于年纪小，个头矮，无论干什么都被安排在第一排。有一次，毛主席来给大家讲哲学课，什么“黑格尔”啊，“费尔巴哈”啊，都是

一些难以记住的洋名字，加上主席湖南口音重，所以，小刘炽是越听越糊涂，于是就打起了瞌睡，进而又打起了呼噜。有人要戳醒他，可主席却直摆手，“别戳，这个小孩子昨晚没睡好觉，让他睡好了。”讲完课，主席走下土台子，托起刘炽的下巴温和地说：“小鬼，睡得香吧？以后可别调皮，晚上要好好睡觉，这样上课就不会打瞌睡了。”主席虽然原谅了刘炽，可回队后，队长却不能饶他，“毛主席讲课时你敢在他眼皮底下打瞌睡！睡就睡吧，你还打呼噜，你怕别人不知道你睡觉是不是？你可把全队人的脸丢光了！”训完了话，队长又叹了口气，他摸着刘炽的脑袋说，“哎，这些课大人听都够呛，也难为这孩子了。”随后他和同志们商量，“算了吧，别让这小鬼受罪了，送他到剧社唱歌跳舞去吧。”从此，刘炽便成了红军人民剧社的一名小演员。

1939年，18岁的刘炽考入延安“鲁艺”音乐系，系主任是创作《黄河大合唱》的著名作曲家冼星海。星海老师教学非常严谨，每一周都让学生交一首习作。刘炽第一次交上了《陕北情歌》，发下来时，看到上面批了“好——星海”；第二次又交了儿歌《叮叮当》，发下来时上面又批了“很好——星海”；第三次刘炽又写了混声合唱《打场歌》，只见上面批的是“非常好，我希望它能传遍全国——星海”。这对刘炽的震动太大了，从此坚定了他一辈子搞作曲的信心。

我记得，每当刘炽给我讲述延安的这些故事时，他的眼里总是闪着兴奋的光。我明白，是延安的战斗岁月最早孕育了他的爱国情愫，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他常说，“延安的这些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在那里，无论是政治家还是艺术家，无论是士兵

还是老百姓，大家都是那么自然地融为一体。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心里都装着祖国这一条大河。”

其实，在人们不断询问刘炽是如何写出“一条大河”（即《我的祖国》）时，刘炽也经常询问着自己：人们为什么喜欢“一条大河”？想来想去，他觉得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一条大河”谱写了爱国情、民族音。他说，世界上凡是有成就的作曲家，无一不是在民族音乐的沃土中汲取营养，继而抒发爱国激情的。比如，贝多芬《田园》中的德国民歌，为“田园”增添了明媚的诗意；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中最动人的旋律，正是从新大陆土著人的民歌中汲取的音乐素材。

他说，1943年，他之所以在延安写出了那首传唱至今的《翻身道情》，就因为他亲身感受到了陕北人民翻身做主人后发自内心的喜悦。而且，当时他刚刚参加了“道情”音乐班，学习了陕北古道情和山西新道情，他是以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受，把这两种“道情”有机糅合在了一起。

在为故事片《上甘岭》写“一条大河”时，他在当时全国传唱最广的民歌中精选了10首，然后一边唱，一边分析，最后终于在一首名为《卢沟问答》的民歌中找到了“一条大河”的种子。那些日子里，他一遍一遍地构思，一遍一遍地吟唱，一时竟唱得忘了白天黑夜，唱得热泪纵横。正是在这种强烈的情感共鸣中，《我的祖国》脱颖而出。而此后的《英雄赞歌》、《让我们荡起双桨》等等，几乎都是这样诞生的。50多年来，当人们感谢刘炽写出这么多好歌的同时，刘炽也在深深地感谢着祖国，感谢着人民。他说是祖国给了他情感，是祖国人民创造出的民族音乐给了他营养。他

说没有他们，就没有百唱不厌的“一条大河”。

有一天，我疑惑地问刘炽，“您的歌总写得那么昂扬向上，难道您的生活总这么一帆风顺？如果不是，为什么在作品中竟没有一点痕迹呢？”他沉思了一下说，“绝少有人知道，我的‘合唱三部曲’（《祖国颂》、《大地颂》、《太阳颂》）是在我饱受屈辱、身处逆境的情况下创作的。《祖国颂》写于1957年，当时我所在的单位把我定为右派，是文化部的一位老部长，以我不在北京为由，把我的名字从右派名单上划掉了。1974年，当我被下放到北大荒后，我含泪写出了告别祖国、告别母亲的《大地颂》。1987年，在我的生活大起大落的转折关口，我又写出了《太阳颂》。我不能不写，我不能因为我的个人屈辱和劫难，就在对祖国的感情上打折扣。1949年10月1日，当我作为东北人民代表，站在天安门观礼台参观开国大典时，当我流着眼泪看着五星红旗在礼炮声中冉冉升起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写出一部有份量的‘祖国三部曲’。此后，这个信念在我欢愉的时候更加坚定，在我身处逆境时更加执着。”鸟在高飞，花在盛开，江山壮丽，人民豪迈，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这首毛主席爱听，周总理爱唱，国家各种大型庆典及大型演出中演唱了几十年的《祖国颂》，每一次听到它，我都会禁不住热血沸腾，因为我把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全部倾注到《祖国颂》的乐曲中了……”

今年10月，刘炽这位新中国的赤诚歌者离开我们整整15年了，但是，他留下的那些充满爱国激情的颂歌，就像那澎湃不息的一条大河，被一代又一代人喜爱传唱下去。

用歌声祝福你，我的祖国

中国梦，我们的梦

□ 刘笑伟

这一个梦
每个中华儿女都做过
如火炬般温暖
如岁月般深沉

一百多年前
当浓重的黑暗
压在心头
人人都发出沉重喘息时
这个梦
依旧深深藏在心底

那一年在南湖
美丽的红船
载来曙光
这一个梦
终于发了芽
这一个梦
跟随着那支队伍
翻雪山 过草地
在抗日的烽火中成長

在解放的洪流中壮大
终于在那一年的十月
开出了艳丽的花朵

这一个梦
离我们越来越近
近得可以看到
她火红的颜色
近得可以闻到
她持久的清香
近得可以感觉到
她的心跳 新鲜而又冲动

这一个梦
属于中国的梦
人人拥有 历久弥新
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都能感受到她的力量
中国梦
正在震撼世界
照亮东方



《秋日印象》国画 梁江

我爱你，中国

□ 照 邻

为一位和片中女主人公同样从海外归来的赤子，在歌曲中一定能表达出那种对祖国的赤子之情。”

“看完他的信，我赶紧拿起剧本来读，读着读着，就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了。郑秋枫说得没错，剧中女主人公的情感世界和我息息相通。我清晰地记得，当年父辈们是一步一回头地离开祖国的。新中国成立后，父辈们又是怀揣着同一个热望，带着我们回归祖国的。此后虽然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但海外归来的赤子们那颗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却从来没有动摇过……”

由于激动，这位老歌唱家停顿了一会接着说，“歌曲实录是在珠影录音棚里进行的。乐队的演奏刚刚开始，我的眼睛里就情不自禁地涌动着泪水。此后才刚录唱了两句，我就唱不下去了，因为此刻仿佛有万般感触哽咽在喉，监听室里的郑秋枫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他一边对乐队喊‘停’，一边问我，‘叶佩英你怎么了？’我哽咽着告诉他，‘这首歌太感人了，我实在唱不下去了！’这5分钟的歌曲，我中途竟停下了三四次。没有办法，我不得不

一次次地调整情绪，擦干眼泪再接着唱。当录音终于结束时，郑秋枫竟像孩子一样，激动地一下子从监听室冲了过来，他紧紧抓着我的手说，‘唱得太好了！太好了！’”

“30多年过去了，这30多年来，无论是在国内喜庆佳节的晚会上，还是在国外友好访问的演出中，只要我出现，人们就一定要我演唱《我爱你中国》。”

“我清楚地记着，在旧金山的一次演出中，一位华侨老太太听完歌曲后紧紧地抱着我痛哭流涕；一位印尼华侨回国观光时，特意找到我家，老泪纵横地请求我再唱一遍《我爱你中国》。一位从未谋面的小伙子来信对我说：‘您的歌整整感染了我们一代人。’”

岂止一代人。去年，当青年歌手平安以《我爱你中国》唱响中国好声音的舞台时，成千上万的“80后”、“90后”歌迷情不自禁地为之欢呼 and 动容。

叶佩英最后告诉我，“如今我已是78岁的老人了，但是，《我爱你中国》仍是我经常演唱的歌曲，我的嗓音可能不如30年前那么明亮了，但是我那份对祖国的情感没有变，而且永远也不会变”。